



从《西学辑存六种》看王韬西学 “笔述者”身份的转变*

□ 孙巧云

内容提要 关于王韬在西学方面的成就,论者多认为《西学辑存六种》是王韬的辑录之作,撰著之力或创作之功甚微,自己并无建树。然而,王韬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笔述者”。如果说《西国天学源流》是王韬的笔述之作,那么《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则是王韬独立完成的辑撰之作,已经超越了一般“笔述者”的范畴。换言之,经过长期的西学浸润及数年的欧洲游历,王韬已从一个依附西方传教士的西学笔述者转变为一位独立的西学撰著人和传播者。

关键词 王韬 《西学辑存六种》 笔述者 编撰者
作者孙巧云,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金华 321004)

王韬曾是一位旧式的文人,耽心于诗词文赋,致力于科举仕途,因家中突遭变故而不得已委身于西人的墨海书馆,从事“笔述”^①西学的工作。其主要内容是西人口述大意,王韬对其进行润色并述诸笔端。故而,现代许多学者认为王韬在西学方面的成就不高。在研究王韬的论著中,对于其西学方面的著述,除了提及相关的目录之外,基本上无人全面地论及其内容和价值。相关的研究论著中大多只是涉及,如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樊洪业《西学东渐——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些著作提供了晚清西学传播的概貌,但关于王韬西学的具体内容没有深入地展开论述。段怀清在《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中认为:“王韬对于自己的‘翻译’或‘秉笔’、‘笔述者’身份,并没有感到多么值得炫耀之处”,主要原因是王韬等在墨海书馆的中国学者的工作,“主要是与西人合译西书,西人讲出大意,他

们笔录,润色”。^②然而事实上,王韬在西学方面的成就远不是一般的“笔述者”那么简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成书的《畴人传四编》多处引用《西学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泰西著述考》,其中47处注明引自《西学原始考》、23处引自《西国天学源流》、5处引自《泰西著述考》。黄仲骏的《畴人传四编》是继阮元《畴人传》、罗士琳《续畴人传》及诸可宝《畴人传三编》之后的又一部著录历代科学家的传记集。可以看出,《西学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泰西著述考》是《畴人传四编》的重要来源,这些西学著述对于晚清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改变中国学者的旧观念、旧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在这些西学著述里面,王韬所起的作用不是一般“笔述者”所能够达到的。

本文拟从《西学辑存六种》的成书过程,来揭示王韬“笔述者”身份的转变,并兼论《西学辑存六种》的学术价值。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王韬著作考订与作品辑佚”(13JDJN01Z)、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晚清维新变法先驱王韬著作整理与研究”(16ZDA182)阶段性成果。



一、与“口译者”合作下的“笔著”之书: 《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

虽然,《西学辑存六种》刊成于王韬的晚年,但其主体内容大多写成于他早期居沪之时,其中,《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都是他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之作,其内容均曾连载于《六合丛谈》,且未署作者名。在《弢园著述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中,这三种均题作“西士伟烈亚力口译,长洲王韬笔受”^③。此处的“笔受”应为笔述之意,笔述是经修饰、润色后著成书面文字。在《西学辑存六种》版(以下简称《辑存》版)中,《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均题作王韬“著”或“笔著”,^④“笔述”与“笔著”虽然均是西人口述大意,王韬理解后述诸笔端,但具体的含意不尽相同,笔著则更多地加入了王韬自己的见解,撰著的成份增多。从“笔述”到“笔著”,从中可以看出,其内容是经过王韬后期扩充或增订的。

1. 《西国天学源流》

《西国天学源流》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历史及西方宇宙观的演进过程,内容肇自古昔,迄于1846年发现海王星。《辑存》版题“英国伟烈亚力口译、长洲王韬仲弢著”,此书卷末载“逸史氏王韬曰:余少时好天文家言……游沪上得识西士伟烈亚力……伟烈亚力出示一书,口讲指画,余即命笔志之。阅十日而毕事,于是西国天学源流犁然”。^⑤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一书,用时约十天,其内容陆续发表于1857年至1858年《六合丛谈》第1卷5、9-13号和第2卷第1、2号,共分8期连载,各期题名均为“西国天学源流”,但都未署作者名。

《六合丛谈》版(以下简称《六合》版)与《辑存》版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地方略有不同,如《六合》版载“人在天地间为一小物”^⑥,而《辑存》版载“人在天地间为一粒芥、一微尘,渺乎其小也”^⑦。另外,《辑存》版对《六合》版的注文进行了修订,并加了按语,如在“《旧约·以赛亚书》云:迦勒底人仰观天象,占察星辰。每值月朔,以卜未来,以定吉凶”下,《六合》版注文云:“四十七章十二节”^⑧,而《辑存》版此处的注文云:“见《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二节。以赛亚,古之先知也”^⑨。王韬刚入墨海书

馆时,便与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合译《圣经》,故而对《圣经》中的内容可谓了如指掌。《六合》版的注文比较简略,《辑存》版的注文则是王韬后来增订的。又如在“中国日食见于《商书》者为最古”下,《辑存》版加有按语云“按:《古文尚书》虽系伪书,然其说必自古人流传”。^⑩《商书》是《尚书》中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对日食的记载最早见于《古文尚书·夏书·胤征》,而非《商书》。王韬在此处加按语,是为了说明《古文尚书》中关于日食的记载应该是有所依据的。

除了以上微小差异外,两个版本的内容基本相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西国天学源流》的翻译应完成于1857年或更早,其内容来源于伟烈亚力所持有的一本西文图书,但具体是哪本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1889年王韬刊印《西学辑存六种》时,对原译文稍作修订,基本内容大体相同。王韬于书末加了一篇“逸史氏王韬曰”,来说明此书的缘起,同时,又对中西天文历算的历史进行了一番对比评论。

2. 《重学浅说》

《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专著,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全书无序跋,无注文,《辑存》版的内容分“重学原始”(即力学简史)、“重学总论”(又分为桿、轮轴、滑车、斜面、劈、螺旋等六个小标题)、“总论重学之理”等三部分,而《六合》版只有后两部分的内容。王韬曾在1889年的《总目》中云:“(《重学浅说》)“西士伟烈亚力口译,长洲王韬笔受……是书向编入《六合丛谈》中,亦有单行本,后乃冠于艾约瑟所译《重学》之首,余与伟君皆未署名。”^⑪这里的“笔受”即“笔述”之意。当时,王韬将伟烈亚力口译的内容,修饰润色后笔述成文,故只题作“笔受”,其内容只有“重学总论”和“总论重学之理”这两部分,没有“重学原始”。然而,1890年的《辑存》版却题作“英国伟烈亚力原译,长洲王韬紫沅笔著”^⑫,显然,此时“重学原始”已经增加进去了,这部分内容是由王韬独立撰著的,故而题作“笔著”。

1859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出版,其底本为英国剑桥大学的英文力学教科书《初等力学教程》的中卷,原作者是胡威立(William Whewell)。1867年上海美华书馆重版了《重学》^⑬,其卷首的内容来源于《重学浅说》中

“重学总论”与“总论重学之理”这两部分。1858年《重学浅说》连载于《六合丛谈》，同时，墨海书馆又刊印了篇幅为14叶的单行本，稍早于《重学》。从刊行的时间上看，《重学浅说》是晚清西方力学方面最早的译著，《西学富强斋丛书》《续西学大成》等均有收录。此外，《重学须知》《重学图说》《时务通考》《西学通考》等书的部分内容也来自《重学浅说》。由此可见，《重学浅说》其文本传播之广泛。

《重学浅说》的内容主要有《六合》版和《辑存》版这两个版本，二者的内容有较大的差异。《六合丛谈》第2卷第1、2号连载了《重学浅说》，共计13叶，并配有木版插图36幅，不署作者。第1号载有“总论、杆”两个部分，但内容与《辑存》版稍有不同，主要在“总论”部分的文字上。如《六合》版载：“重学之力加于质体，不能令本质变化，化学之力则能变化本质也”^⑩，而《辑存》版载：“重学之力加于质体，只可使之移动，或易其形状、改其方位，而不能令本质变化。化学之力则能变化本质，改移物之形性也”^⑪。显然，后一个版本解释得更为透彻。此外，《辑存》版“重学总论”之前还有“重学原始”，此部分内容不载于《六合丛谈》，亦不被收录于美华版《重学》之卷首。“重学原始”简述了重学发展的源流，认为“重学莫精于英人胡威立”^⑫。按理说，如此推崇胡威立的论说应被收录于《重学》之卷首，但《重学》卷首却只选录了《重学浅说》中的“重学总论”、“总论重学之理”这两部分的内容，其原因极有可能是“重学原始”的内容当时还不存在。

根据日本学者八耳俊文的研究，《重学浅说》的底本为1849年版《乔姆贝斯国民百科》中的“机械—机械装置”(Mechanics-Machinery)的条目。^⑬其英文细目为：General Definitions, The Lever, Compound Levers, Bent Levers, The Wheel and Axle, Pulleys, The Inclined Plane, The Wedge, The Screw, Mechanical Combination and Structure, 直译成中文是：一般定义、杆、叠杆、曲杆、轮轴、滑车、斜面、楔子、螺旋、机械组合与结构。这些条目在《六合》版《重学浅说》中被译成：总论、杆(含叠杆、曲杆)、轮轴、滑车、斜面、劈、螺旋、总论。

大致可以推定，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了《乔姆贝斯国民百科》中的关于“重学”的条目，在刊印《辑存》前王韬对其进行了增订，并增加了“重学原始”部分。如在最后一部分，《六合》版“总论”(即

《辑存》版“总论重学之理”)下载：“凡重学力，不能变化诸质，与化学力之功效异。重学力之功效，能令体质移动，能变体之形状及方位”^⑭。而《辑存》版载：“重学力所包甚广，重由地心而发。凡体皆含摄力，体大而质密者，则摄力大而重；体小而质松者，则摄力小而轻。地球较地面各物大至无比，故地面所有之体皆为地球所摄。虽地面诸物皆有轻重，而地球摄各物之方向恒向地心，故谓重由地心而发也。”^⑮《六合》版只是简单地描述了“重学”的性质，而《辑存》版则详细地分析了重力产生的原因，并加入了“摄力”的概念。另外，王韬在“重学原始”里追述了重学的发展简史，归纳了重学的分类与重要性，提出了“不明重学之理者，不足与言制器”^⑯的主张。“重学原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析“重学”，其内容有点类似于普及“重学”基本知识的性质。

3.《华英通商事略》

《华英通商事略》记述了中英通商的始末，起自明万历丙申年(1596年)，迄于清道光间东印度公司专利被取消，最初发表于1857年《六合丛谈》第1卷第2、6-10号，共连载了六期，不署作者。《华英通商事略》的《六合》版与《辑存》版的内容稍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作者的立场方面。《六合》版主要以英人的口吻陈述，而《辑存》版则以华人的立场陈述。例如，《六合》版载：“明万历丙申，吾英人始慨然有观光上国之心”^⑰，而《辑存》版载：“英人与我中国通商，自明万历丙申年始。于时欧洲诸国觅土东来，各据埠头，竞讲贸易。其重视中朝，若匈奴仰汉如在天上。英人亦慨然有观光上国之心”^⑱。“吾英人”与“我中国”是对立面，站在“我中国”的立场上，则才会有“其重视中朝，若匈奴仰汉如在天上”^⑲的自豪感。

除立场不同外，《辑存》版还有“邵阳魏源《筹海篇》”、“逸史氏王韬曰”、“逸史氏王韬又曰”等三篇，这些内容均未出现在《六合》版内，可见这些都是王韬后来增加的。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分“议守上”“议守下”“议战”“议款”等四个部分，《辑存》版《华英通商事略》的“邵阳魏源《筹海篇》”只选录了“议款”中关于东印度公司的一段。“逸史氏王韬曰”主要论述了“欧洲列国专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⑳的观点，“逸史氏王韬又曰”又进一步阐释了“贸易愈盛，则技艺愈精”^㉑的思想。

以上三种虽在早期时均为王韬“笔述”之作，



然而经过后期的增订后,有些近似于科普西学的书,其内容已部分超出了“笔述”的范畴,理应是恰如王韬自题的“笔著”之作。在《辑存》版中,《重学浅说》中“重学原始”是王韬独立完成的,《华英通商事略》之“逸史氏王韬曰”、“逸史氏王韬又曰”等篇章为王韬撰写的论说文,这些内容都是王韬自己的见解与观点。

二、独立完成的“辑撰”之书:

《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西学图说》

《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是王韬与伟烈亚力合作而成的,王韬虽亦有撰著之功,但以笔述为主。然而,《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西学图说》却是王韬独立完成的,没有与其他人合作。《西学原始考》是以《格致新学提纲》为基本框架扩充而成的,《泰西著述考》是在《圣教信证》的体例下完善成书的,《西学图说》是在艾约瑟《光学图说》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在这些书中,王韬撰著的成份较多,没有“笔述”的经历,但有辑录的印迹。

1. 《西学原始考》

《西学原始考》原名《格致新学提纲》,此书以时间为次,从“西国纪元前二千四百余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国朝同治十三年”^②,是一部历时四千多年的西学简史。《辑存》版题“长洲王韬紫泾辑撰”^③,说明也是有所本,不是原创之作。其成因是“韬于咸丰癸丑、戊午两年,偕西士艾君约瑟译《格致新学提纲》,凡象纬、历数、格致、机器,有测得新理或能出精意创造一物者,必追纪其始,既成一卷,分附于《中西通书》之后。今俱散佚无从搜觅,因于铅槧之暇复为编辑。篇帙遂多,爰授之剞劂氏。非敢问世也,亦欲世之考求西学者,知其滥觞之所自尔”^④。

王韬与艾约瑟在1853、1858年合译《格致新学提纲》时,在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方面,凡是有最新成果或创见的地方,他们便追根溯源,以时间为次梳理出相关学说的发展脉络,成卷后附于《中西通书》之后。1871年《中国教会新报》第125期、第128、129、130期上分别刊登了《格致新学提纲》的部分内容,其内容从明嘉靖二十二年至崇祯十二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雍正五年至乾隆五十四年、嘉庆四年至道光二十八年,署名为

“北京牧师英国人艾约瑟”。后来,王韬在《格致新学提纲》的基本框架下重新编辑并扩充内容,改名为“西学原始考”。通过对比《中西通书》版、《中国教会新报》版、《西学原始考》版,可以看出其内容是在不断修订或增补的。正如王韬在《总目》中所云:“《格致新学提纲》,西士艾约瑟原译,长洲王韬重编,后又屡加补辑,多所增入。”^⑤

例如,《中西通书》版载:“(顺治)十一年,荷兰国国里该初造风气车,能出器中之风气”^⑥,《中国教会新报》版载:“(顺治)十一年,荷兰国国里该始造抽气筒,能出器中之风气”^⑦。

而《西学原始考》版载:“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国朝顺治十一年,荷兰人骨里该始造风气车,能抽出器中之风气。意大利人颇拉撰书四千卷,论黄白之术。按:是时,欧洲亦有方士讲求长生不死之方,遍觅却老延年之药。顾千百中曾无一二著活人之效者,其谈黄白点化之法者亦其一也。然由此而益明各物之本质,而化学以行焉。俄之西皮里阿戍兵,始与中国搆衅。旋即,附商人呈国书,冀以通好。英人韦珍师始测得土星旁第四小月。法人协经能以化学造珍珠。意大利人蒲亚挪制一机器,明水不受压之理。日耳曼人格里始作吸气箭,其理与风气车同。”^⑧

《西学原始考》的内容较前两个版增加了许多,而前两个版本之间只是个别字眼的差异。第二个版本“绝大部分改动出现在国别、人名、术语等方面”,“除了在文字上的改动外,二者在文义上也有一处更改”。^⑨也就说第二个版本是对第一版本的订正,而《西学原始考》则是对前两个版本的大规模的增补,从“格致新学”到“西学”,其内容涵盖面扩大了,尤其是增加了文学、医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

2. 《泰西著述考》

《泰西著述考》专录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之间“天教会中之修士”来华的“初至之年、所著之书及其卒葬处所”,其卷首云:“余尝得其目录观之,获传于世者约略二百一十种,亦可云富矣。当时著名之士凡九十有二人”。^⑩可见此书原本就有,而且还是王韬能看得懂的中文,他只是“釐次其姓氏,详述其著作,以牖于篇用,为谈海外掌故者广厥见闻”。^⑪其卷末云:“韬尝考之《畴人传》,从西洋至中国著书立说而明历

算之学、精推步之术者,凡得十有七人,而如纪利安、戴进贤、徐懋德、杜德美、颜家乐、蒋友仁诸子,并为此册所不载……盖由其目录纪载之疏也。暇尚当采之他书以补其阙失。”^⑧更可证王韬只是“辑录”或过录了某书中的条目,撰写了部分按语。但是,王韬是依据何书来辑撰的,此问题值得探究,也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天主教与基督教之目录”下载:“天主教则输入虽较晚,而明清之间已有韩霖、张赓撰《道学家传》,于各教士传后列举其所著译之书名,附刊于《圣教信证》之后……清末王韬重刊此传,改名《泰西著述考》。其实则仅录明末清初西洋来华教士之著述耳。”^⑨王韬将原书名改为“泰西著述考”,本欲填补其原书所缺失的内容,但重新出版时却未增加多少内容,“其实则仅录明末清初西洋来华教士之著述”,造成了书名与实际内容不符的情况。《道学家传》实为《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一文,附于《圣教信证》之后。关于《道学家传》与《圣教信证》之关系,请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郑交赞”一节^⑩,本文只讨论《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与《泰西著述考》的关系。

《圣教信证》一书成书时间为清代初期,其中有《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一文,内容与《泰西著述考》基本相同。《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共著录了92位传教士,起自嘉靖三十一年来华的方济各·沙勿略,终至康熙十二年来华的徐日升,其中记录了36位传教士的229部中文文献,与《泰西著述考》所辑录的次序完全相同,在内容上只是略有差异。

例如,《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方济各·沙勿略圣人”条下载:“纳袜辣国人。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甫至广东属地三洲岛,即去世。其肉躯迄今不朽,现在小西洋卧亚府天主堂内。其在世及逝后,行多灵异,至今不绝。有行实行世”^⑪。《泰西著述考》“方济各·沙勿略”条下载:“纳袜辣国人。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甫至广东属地三洲岛,即离尘世。其肉躯迄今不朽,尚在小西洋卧亚府天主堂中。在世及逝后,多著灵异,至今不绝。有行实行世。其国称之为圣人,教中尊重其学,久而弗衰。”^⑫

虽然,《泰西著述考》不是王韬与西人合作完成的,却基本上是辑录他人之作。通过对比《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与《泰西著述考》可以明显

看出,《泰西著述考》是抄录《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而成的,或加字,或删字,或改字,在一些地方加了按语。如“徐日升”条下正文后,加“韬按:此与明季传教杭州者同姓名”^⑬。《泰西著述考》成书于1862年王韬离沪赴港之前,《圣教信证》大约成书于1647年,1672年又重印过一次。从时间上来看,前者比后者要晚得多。故而,大致可以认定王韬抄录了《圣教信证》中的《耶稣会西来诸位先生姓氏》,而他只是加了按语、前言及跋语,在内容上改动了一些字词。

3.《西学图说》

《西学图说》在《总目》中原名“光学图说”,题“西士艾约瑟原译,长洲王韬重编……嗣后屡加增辑,卷帙遂赢于旧”。^⑭在《辑存》版中题“长洲王韬紫衲辑撰”^⑮,从“重编”到“辑撰”,其中必然有王韬的撰著之功,而他也应被视作此书的编撰者。艾约瑟的《光学图说》是《西学图说》辑撰的基础,然二者的内容却大不相同。艾约瑟《光学图说》的内容是光学十图,“皆言光动之理”^⑯,而王韬将其扩充至“太阳说”“地球赤道图说”“行星环绕太阳图说”“岁差图说”“声学浅说”“光动图说”“曲线图说”等31图,文后还加了一段“逸史氏王韬曰”来总结光学的发展史。

在《总目》的“未刻书目”中,《西学原始考》原名为“格致新学提纲”,《西学图说》原名为“光学图说”。《总目》写成于1889年七月下旬,稍早于《辑存》。在《总目》“光学图说”的条目下,王韬曾云:“此书前绘十图,皆言光动之理,而于论说制造各镜尤详”^⑰。大致可以推断出,在《总目》完成之时,《西学原始考》尚处在只有“光学十图”的状态,未扩充至后来的31图。

以上三种是王韬独立“辑撰”或“辑录”而成的,虽然也有所本,但独立思考的成份明显增多,尤其是《西学原始考》,他将类似于纲目的《格致新学提纲》扩充成书,内容增加了数倍。如果说《格致新学提纲》只是稀疏的枯干的话,那么《西学原始考》已是枝繁叶茂的大树。

三、对“笔述者”转变为“辑撰者”的背景分析

王韬自1849年进入墨海书馆从事“笔述”或“润色”的工作,直到1864年避难于香港时与黄胜合撰《火器说略》,这个时期是他的西学初识阶段。

雇主是西方人,从事的工作是被动地接受。对工作的感情处于不自觉、不自愿,欲说还遮的状态,在遣词造句时尽量显示出客观记录的态度。此阶段的西学成果主要有:《圣经》“委办本”、《西国天学源流》、《华英通商事略》等。在这个阶段,王韬对西学的态度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笔述者”逐渐转变为“辑撰者”,乃至成为西学科普人,并试图彻底地摆脱“笔述者”的身份。

1867年12月至1870年3月,王韬应理雅各之邀赴欧洲协助其译经,期间历时28个月,“周历四国”^④。王韬游历了巴黎、伦敦、爱丁堡等地,讲学于牛津大学,参观了爱丁堡大学,深切认识到“英国学问之土,俱有实际。其所习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⑤王韬在欧洲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在科技、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繁荣盛况,对于其重视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社会文明更是印象深刻。经过游历欧洲、遍览西学后,王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愿意固守着一份为西人“佣书”^⑥的工作。

在1870年撰成《法国志略》之后,王韬不再假借他人之名上书当局者,而是直接上书丁日昌,倡言变法自强、学习西方的思想,随后成书的《普法战纪》更是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权贵的盛赞。1873年理雅各返回英国后,王韬结束了长达24年的“佣书”生涯,他创办中华印务总局与《循环日报》,出版了《遁窟谰言》《瓮牖余谈》《瀛壖杂志》《弢园尺牍》等书。此时,王韬的身份已不再是之前尴尬的西学“笔述者”,俨然已是一位被“湘乡曾文正公称之为未易才,合肥相国李公许以识议闳远,目之为佳士,丰顺丁中丞则谓具有史笔,能兼才识学三长者”^⑦。故而,1876年理雅各写信欲邀王韬重作泰西之游,佐其翻译《礼记》《易经》等经典时,王韬“毅然辞之而费往”^⑧,他认为“顾念与其为西人供铅槧,不如为君国备驰驱”^⑨,这可谓是对其“笔述者”身份的抗争与彻底抛弃。

从王韬的成长轨迹可以看出,由于工作的原因而与西学结缘,长期的西学浸润使其从一个西学的“笔述者”逐渐转变为“辑撰者”。游历欧洲后,他对西方社会的发展成就有了切身的体会,更加激发了王韬以所学之西学报效国家的决心。自此以后,王韬更加关注于西学的传播与普及,而不再满足于对西学的简单笔述。这是因为西方人的著

作并不是为中国人而写的,其立场、品味及着重点往往不一定适合国人的需要,这就需要像王韬这样的文化中间人来重新解读这些西学,王韬的西学著述大多也是从普及或解读的角度来阐述的。

结 语

《西学辑存六种》虽刊成于1890年,但其主体内容大多形成于王韬早期居沪的西学初识阶段,大部分内容也多有所本,王韬当时只是“笔述”或辑录成书而已。在《西学辑存六种》刊印之前,王韬以多年积淀下来的学识与见闻对其进行了修订与扩充。王韬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笔述者”,如果说《西国天学源流》是王韬的笔述之作,那么《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则是王韬独立完成的辑撰之作,已经超越了一般“笔述者”的范畴,成为类似于西学科普人的角色。在1864年《火器说略》成书之前,王韬在西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于笔录西学的基本学问。《火器说略》是王韬第一次有意识地、主动地与他人合作成书,而且此书的撰写完全是有意意识、有目的,其中有大量的论说内容均出自王韬之笔。从被动合作到主动合作,王韬从一个西学的学习者或“笔述者”已逐渐成长为西学撰著人。正因为如此,之后才会有《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的成功,而这两部书更是成就了王韬“西学问题专家”^⑩、“西国一家言”^⑪的身份。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王韬的“撰著人”身份在严格的意义上,其实是带有“辑撰”的特点,而这个正是晚清新学撰著者的普遍特性,如魏源《海国图志》、黄遵宪《日本国志》等,均是编辑、撰著而成的。

注释:

①②段怀清:《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63页。

③⑪②④④⑤王韬:《弢园著述总目》,载《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9、390、391页。

④王韬:《西学辑存六种》,1890年淞隐庐活字版。

⑤⑦⑨⑩王韬:《西国天学源流》,载《西学辑存六种》,1890年淞隐庐活字版。

⑥⑧王韬:《西国天学源流》,载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3页。

⑫⑬⑭⑮⑯王韬:《重学浅说》,载《西学辑存六种》,1890年淞隐庐活字版。

(下转第155页)

澄观;一主‘分殊体认’,故以分殊为功用,体认物理。可见白沙之学全然本自李侗之学,而阳明学与白沙学之间学脉关联承传由此清晰可见。”^⑥应该说,束景南先生在考证基础上所得之真知灼见,一方面揭出明代心学发展之整体线索,另一方面也为明代思想史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新路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阳明年谱长编》的出版代表束景南先生乃是以理性审视的态度、细密严谨的考证,作为其阳明学研究的基础,故而在真正意义上填补了长久以来阳明学研究留存的诸多空白,开拓了阳明学研究的新空间与新天地,对深化宋明理学研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东亚文化研究都有重大价值与意义。从学术理路上来看,三十

余年来,束景南先生从朱熹研究到王阳明研究,先考佚文,后编年谱,再谱大传,最终完成了对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系统考察,而作者本人诸多思考对当代阳明学回归学术研究本身之诉求具有重要启发。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9、2、8、18~19、54、365页。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阳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 洋

(上接第134页)

⑬[英]胡威立:《重学》,[英]艾约瑟、李善兰合译,上海美华书馆1867年活字本。

⑭⑮《重学浅说》,载《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第739、769页。

⑰[日]八耳俊文:《在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六合丛谈〉的科学传道》,载《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第128页。

⑱王韬:《华英通商事略》,载《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第545页。

⑳㉑㉒㉓王韬:《华英通商事略》,载《西学辑存六种》,1890年淞隐庐活字版。

㉔㉕㉖㉗王韬:《西学原始考》,载《西学辑存六种》,1890年淞隐庐活字版。

㉘艾约瑟、王韬:《格致新学提纲》,载《中西通书》,墨海书馆1853年版。

㉙艾约瑟:《格致新学提纲》,载《中国教会新报》,1871年第129期。

㉚邓亮、韩琦:《新学传播的序曲:艾约瑟、王韬翻译〈格致新学提纲〉的内容、意义及其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

㉛㉜㉝㉞㉟㊱《泰西著述考》,载《西学辑存六种》,1890年淞隐庐活字版。

㊲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

㊳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520~521页。

㊴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四卷第四十一册,北京大学宗教所2003年版,第60页。

㊵《西学图说》,载《西学辑存六种》,1890年淞隐庐活字版。

㊶㊷《代上丁中丞书》,载《弢园尺牘》,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页。

㊸王韬:《游博物院》,载《漫游随录》,清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点石斋石印本。

㊹王韬:《再寄孙惕庵》,载《弢园尺牘》,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㊺王韬:《普法战纪代序》,载《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7页。

㊻㊼王韬:《上陈荔秋星使》,载《弢园尺牘》,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页。

㊽张志春:《王韬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责任编辑 刘 洋